

古愚心言
九



上永嘉王夫子書

丁巳木蘭稿鸞笑錄奉詔刻本

先生諱錫琯別號又典浙東甌人登壬辰進士初
授閩清漳司李庚子閩闈同考嗣補南徐司李裁
缺補溧陽宰遷禮部典客司主政未任回籍闈闈
薦六士鵬其一也

甲寅三月閩亂作先生宦平陵距東甌家三千里距弟
子家閩三千里迴顧及門諸子咸在閩得毋疑懼甚弟
子鵬誓此旦旦也曰今而後有以報先生矣憶庚子閩
試錄成總裁學士劉鍾宛先生屢言於簡曰先聖之道

匪徒見諸言也將以施諸行也多士誠一心靖獻名垂
千秋謂此某科鄉薦士臣庶幾藉以告無罪爾總裁給
諫劉孔著先生曰異日之行一如今日之文表正影隨
臣之願也臣心喜矣異日之行或不如今日之文敗絮
匪實刻楮徒工臣心滋懼矣夫人如其文乃臣以人事
君之職人不如其文職分隕越臣罪不勝贖是臣心之喜
不如臣心之懼之深也然則今之報先生者敢不愼哉
所以三月遭變四月徵辟六月脅從佯稱疾七月十日
僞檄坐名趣赴召同日僞令諭再下郡邑薦舉度不免

乃籲天自誓屏飲食鍊形以疾辭王明府遣吏按實袁
二尹驗狀不食甫數日呻吟惟肖袁籲乃得詳時則敝
郡劉治中諱國傑徐叅軍諱昌明舊好藉致郡守附以
札吏卽報書畧曰日者奉令論求賢凡正途出身坐名
起送外另勅司道郡邑各舉所知以副旁求知而不舉
舉而不當者同罪屈指典郡文章經濟定當推轂第一
乃以偶恙堅辭朦混代報必蹈蔽賢之辜但承來翰激
切未敢遽强起候詳曹院批奪鵬捧書戰慄曰殆矣哉
復作札號徐叅軍畧曰今者若繄桑餓吏生靈有限耳

辱荷敷陳昨接郡尊札准以偶恙詳矣惟是重症爲輕
則真病疑假恐滋嚴駁伏惟曲致削去偶字呼籲之情
盡於此又號劉治中畧曰昨托徐叅軍代奏蓋窮則呼
天疾痛呼父母之意郡守不以鵬爲不肖推轂初心尚
未能忘聞公祖在座極口垂憐叅軍述之必確鵬自五
六月來起居勉強而神理銷亡所謂脉病者人必死也
迫而使行必發狂疾重貽舉主羞乞一言始終卵翼得
死首丘足矣治中以告八月四日乃詳弟子鍊形屏飲
食如初八月初六死不省神遊遇一僧高坐白石山有

立一頭陀饒舌八日又遇嘗以死法自丑及未醫者灌
以藥口三緘剖以办九日死又遇十四日又遇乞解脫
授以意又嘗以死法先有黃子翰侯偕家小阮與達至
以所奉乩仙乩命來護忍從之徐而乩至示十二字云
志勿短氣勿餒心須空身須靜比甦弟子以志氣身心
偈戲之曰堪經百折志無回正氣如何得餒哉身似剛
金心似鏡靜爲雨露動爲雷醫者望聞以風邪療忍嘗
其劑戚友請禱又忍從之九月初五先一日召弟姪語
之曰昨死上白石山師以錫杖畫潛龍遇虎四字九月

在虎明日寅此刻血咯如注防暴死令人扎髮守臍東
階設小几水一盂坐者面盂誦準提十字咒逢酉近陰
取五味子七粒熟水灌戌初視背中左右墨點三處各
艾七壯未甦六眷放聲哭視腰脊墨艾七壯不艾不哭
不甦依法奉行是夕漏四下守者疲就寢友人劉秋水
坐寐乘其熟睡血傾盆至斗秋水驚覺守者蒼黃入陡
然昏眩卽屏氣次日守者及戌視背中左右艾七壯凡
二十一壯視脊墨艾七壯目環耳屬痛至徹心屏氣似
不息牙關緊閉初酉鑿齒灌五味水忍其鑿夜闌真死

不省再上白石山神遇白石師跌坐不移幻幻夢夢神
起索筆守者因手知舌授之筆鈎畫龍蛇各眼筆諸板
守者審意詳在五度問答錄十三日未曙空中喝推下
神攀床而上緣其顛自墮口耳鼻舌皆血血灑地真死
不省醫者望聞艾以火焚頂及胸灌藥口三緘剖一隙
門牙立碎神皈依白石師兩日師連呼鐵僕命頭陀引
上山巔至三十方畢現一一回向投以丹粒堅且赤渴
而吞之初絕粒五內如焚輾轉幾欲絕吞後覺漸安二
十八日疏上虛空攝神閉氣隄然死去尋舊山山上毫

光閃爍現前本師但聞禽鳥悲號落葉四下山中悟箇
無字師名之曰無山二十九日三更師神附結次七度
錄授一偈去頭陀以師命送別青石渡一僧艤船待渡
而歸月朔死而甦復脫肛師先授以湯方君臣以天地
歸耆佐以茯神遠志使以蓮子苦心次年乙卯賦役弗
堪命二月八日具狀郡邑爲病廢懸危不敢例蔭等事
畧曰伏枕沉昏廢棄不齒一切隨糧當差恐族戚附會
冒蔭父孝子幼履不入公室無從稽察乞賜照蓋印收
據郡邑信之郡蓋僞印准照邑批准照郡治中批據呈

備見清慎准存照以杜混冒嗟乎先生視弟子豈真爲此茆茆違衆特立乎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韜晦云爾三月僞檄叠趣四月二十日呈請驗狀曰今檄將用之也非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二尹行驗王明府又信之辦文照驗聞五月僞右軍申飭冠裳不忍聞五日爲狀授老父上僞鎮興馮都督曰汝柏僧帽圓頂住寺日多緣男病危父子愛河時時屋裏走屬見冠裳濟濟恐主客兵厮盤結削髮龔訥未便已經呈明府廳縣在案乞賜炤出入無虞僞都督信之准照嗟乎先生視弟子豈

真爲七十四歲老人慮乎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韜
晦云爾且身爲臣民陰寓不敢違制畜髮意先生視弟
子豈真爲七十四老人慮乎七月六日狀爲殘喘如絲
半文莫措泣免本身月餉事畧曰有身有餉卽赤貧而
輸納難乞蠲除極病極窮當垂死則呼籲無堪比例鵬
家舊有僕捷僕選僕靖蹇患痼疾後捷充役選告歸靖
日擊無奈去近丁餉仍照舊冊六月呈批三僕已去不
得復冒主姓准改正隨現住輸納存案哀此羣僕皆去
之時正是一身恨多之日身餉窮戶比完獨鵬委頓鋪

甲叫號柴門蓋赤貧者或有攸往而垂死者斷無復之
也伏念殘喘如絲浮生已同萍梗半文莫措逢人在說
蓮花乞免本身月餉五分惠此蠲除不禁失聲似丐若
疑比例誰甘藉口將亾狀投王明府信之批云彭某貧
病交侵情詞哀楚似非遮飾希免准與豁除另查漏丁
補額嗟乎先生視弟子家雖貧豈以是作叩頭蟲誠大
不得已於中而爲此韜晦云爾僞樞密僞曹院僞曹僞
司僞右軍果檄如雨七月二十日弟子具狀授老父號
郡守曰男命慘當將死憲檄叠催未完籲請註除一字

一泣事柏男彭鵬於甲寅六月吐血七月奉催錄用隨
蒙奉諭舉薦俱以患病哀辭在案病死而甦者凡七本
年正月十五又死一日三月十五至二十一死七日五
月十七死一日閏五月十六死一日夜六月十八死一
日夜本月初八死一日呼吸蓋棺斯須就木媳刲股焚
臂以身代柏呼天搶地將儔依百藥浪嘗諸方畢試今
貧人拷髓無措而衰老淚血已枯此則醫生隣里及闔
郡所共聞名衙門所共稔者也茲奉檄催男鵬名厠檄
內雖胥皂望見病榻自然却走奈上憲槩行嚴檄終屬

未完伏念螻蟻微軀離魂何能匍訢不已禽犢私愛將
死代爲哀鳴乞詳院咨曹將男鵬名扣出以結憲件委
爲必絕之綫匪望回生之路狀投郡守信之得詳然終
恐怖中秋餓眩死重九小陽又死後作乞食文文成家
小阮聖植不察微諷乃示以札畧曰凡吾所以乞者有
大不得已者也如侄所云則東郭墮聞之謂耳蓋甚愧
夫豆羹簞食而不能死者嗟乎吾豈真不能死者乎昔
浣花叟遇蚕熟率妻子而乞曰如或相恤惠我一絲兩
絲我思古人聊以解嘲疏載耐語中先生視弟子身死

而不爲肯爲妻子爲之乎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韜
晦云爾然而一飯必報不報誰施當日惠仁人之粟者
亦寡矣惟貳守寧公諱完福惠僞大錢三十三山致手
翰曰一身懼病衆口啼饑脫粟蒸瓠無堪多減聊贈須
微以誌遠念非敢伴夫范叔之綈袍止可同于淮陰之
一飯云云其翰尚什襲又惟徐叅軍除夕遣役餽粟貳
百觔又惟同年黃仲白司鐸候官窶甚遠寄僞分錢三
十南靖張同年授夫五十又惟三山陳子天聞以向同
公車訊致一百當錙三錢五錢一兩云又有貧民吳愈

其人素無交見疏餽分錢六十且寄一跋若曰公殆以
文鳴者跋雖俚幾泄所匿一異人也別有餽者落落琴
尾此亦一貴一賤一死一生之極致者矣郡守隨聲問
訊亦告以札曰鵬咯血噎逆形銷骨立未絕氣而已身
何有但曰死則覆以單布火化勿棺昨有僧勸眷屬誦
大悲咒救苦度厄鵬素不佞佛未必虛受家人以生死
大事咸發信心覓無善本間署中印刻莊嚴乞施兩部
嗟乎二豎居膏肓速諸枯魚獲甦已矣札上郡守信之
合乙卯餓死九度惟正月十五一度人熱我冷人關我

閒人飽我饑青石渡示一死自觀正牆面又命書空四
角上書唵字他度或會或否無有文字當是時弟子床
頭置錐穎客至省疾覲面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
含津液徯示血咯凡十餘月齒血凋竭牙齦崩露今無
齒當是時也弟子寧知有今爲先生道之哉丙辰元旦
死竟日悲歡各不同自是至元夕凡一十四日目瞠如
啞變咯血法作滑腸症伺人睡深膝行就溺器取人矢
盛以磁瓶滲以水密置床頭與人語語酣被裏取瓶水
灑於臀曰滑矣滑矣歷春徂夏徂秋浹溺自汙醫者望